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echnology
from Paradigm to Discipline

外语教育技术学的构建：

刘慧君 著 从范式到学科



湖南大学出版社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echnology from Paradigm to Discipline

外语教育技术学的构建： 从范式到学科

刘慧君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尝试以信息化为背景,以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跨学科整合为构建视角,研究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之间的根本关系问题,旨在帮助读者了解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构建——从范式到学科的历史和发展过程,以解决我国外语教学的学科发展和教学实效等问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语教育技术学的构建:从范式到学科/刘慧君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7-5667-1588-3

I. ①外… II. ①刘… III. ①信息技术—应用—外语教学—中国 IV. ①H0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5387 号

外语教育技术学的构建:从范式到学科

WAIYU JIAOYU JISHUXUE DE GOUJIAN;CONG FANSHI DAO XUEKE

作 者:刘慧君 (著)

责任编辑:张建平

印 装: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6 开 印张:13 字数:241 千

版 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1588-3

定 价:45.00 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343(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presszhangjp@hn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前 言

本书探讨了在信息化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跨学科整合为学科构建视角,研究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之间的根本关系问题,以解决我国外语教学的学科发展和教学实效等问题。

基于这一主题目标,本书尝试梳理并回答以下主要问题,如: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了外语教学?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如何?二者的学科基础与融合点是什么?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的机制和表现形式是什么?什么是外语教学的信息化研究范式?为什么说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是外语教学技术化研究范式形成的基础?为什么说信息化研究范式的形成和转换是外语教育新学科成立的前提和标志?什么是外语教育技术学?外语教育技术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其成立的条件和依据有哪些,其理论体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现实基础是什么,代表性的学科成果反映在哪些方面?等等,显而易见,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答,能够促进对当今我国如火如荼的外语信息化教学事业的理论归纳,使这项跨学科的纷繁复杂的学科教学理论探索得以提炼、总结、完善,并首先达到能够丰富和完善我国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补充其在学科教学研究方面空白的目的;其次,更重要的是,也起到丰富和完善我国外语教育理论体系、推动大学外语教学事业发展的作用。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提出与思考、探索与解答,本书拟表达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基于信息技术的外语教学已经成为当前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的主要实践和首选方法,而信息技术化的外语教学又是一种新的教学范式,这种范式的形成和转换,按照美国学者库恩“科学革命”的条件来衡量,是一种新兴学科——即外语教育技术学——成立的前提。外语教育技术学具有自身基本的学科构成要素: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发展的实践支撑;相关的学术期刊、学术会议、专业设置、课程建设、人才培养以及研究成果等又构成了这个新兴学科的基本表现要素。这些内外因素证明外语教育技术学已经基本形成了学科雏形。

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整本书的概貌,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介绍本书的核心概念、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意义、研究基础与条件、

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说明本书的理论背景、研究方法、结构以及主要观点。

第二部分分三章回顾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包括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三章归纳“范式”与外语教育研究的关系，以及我国学者对于“范式”概念的研究，分析了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理论依据，范式的形成和转换意味着新学科的形成。外语教育研究中信息技术化教学范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第四章梳理、总结了外语教育研究文献，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五章概述了CALL的国内外研究，指出以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外语教育生态化整合范式的形成，是外语教育技术学科成立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部分交代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即外语教育技术范式的理论基础、范式形成的标志以及范式的本质，包括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三章。第六章介绍了外语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七章分析了范式形成的标志；第八章说明了范式的本质。通过对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及其整合机制的剖析，从理论上证明“范式”这一概念对于新兴学科产生的基础性支撑。接着通过具体的讨论，证明了外语教育技术学作为一种技术化范式确立的必要性。以此为基础，推导出外语教育技术学理论上的产生和存在。

第四部分介绍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构建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外语教育技术学专业建设雏形，共包括四章内容，从第九章到第十二章。第九章介绍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理论基础；第十章说明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第十一章分析了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第十二章重点探讨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构建的重要现实基础——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第四部分是对于上述推论结果的验证——即对新的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属性、理论框架及发展实践等，进行实证性的说明。全文研究主题是对教育信息技术范式下的新学科理论体系进行挖掘总结和归纳验证，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证明一个新的学科初步建立的事实。

第五部分是本书的结束语，包括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两章。第十三章介绍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突破、创新之处；第十四章探究了本书的问题、不足以及未来前景。

本书可供研究生、高校教师阅读，用于了解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整合的趋势和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构建，并了解中国外语教学发展趋势和前沿动态。

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很多人给予了我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他们富有价值的工作，这本书不可能问世。我要致谢的人很多，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列举，在这我谨表示诚挚的歉意和衷心的感谢！

刘慧君
2018年3月

目 次

第一部分 研究概述

第一章 导 论	2
一、相关概念界定	2
二、研究背景	8
三、研究动机与意义	10
四、研究基础和条件	12
五、研究的问题	13
第二章 总体设计	15
一、理论背景	15
二、研究方法	16
三、本书的结构	17
四、本书的主要观点	20

第二部分 文献综述

第三章 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的理论依据	22
一、范式与外语教育研究的关系	22
二、范式转换与外语教学新学科的诞生	26
三、对外语教学实践中现有“范式”的概念辨析	27
第四章 外语教育研究文献综述	30
一、文献综述	30
二、著 作	32
三、专业杂志	34
四、指导理论	35

第五章 CALL 研究综述	38
一、国外 CALL 研究	38
二、国内 CALL 研究	41
三、CALL 与外语教育技术学研究概述	43

第三部分 外语教育技术范式

第六章 外语教育技术范式的理论依据	48
一、技术的哲学思考	48
二、外语教育技术范式成立的逻辑基础	50
三、技术范式成立的逻辑基础	55
四、信息技术在外语教学中运用的原则及作用分析	58
第七章 外语教育技术范式的形成和转换	64
一、范式形成和转换的前提	64
二、范式形成和转换的标志——外语教学研究“共同纲领”的发展和演变	65
第八章 外语教育技术范式的本质属性	77
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概述	77
二、新范式的本质是教育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过程的整合	79
三、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整合的技术机制及其实质	81
四、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过程整合的设计模式剖析	83

第四部分 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的构建

第九章 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构建	88
一、学科构建的背景和条件概述	88
二、外语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与知识基础	92
三、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基础——基于交叉学科的研究	93
四、外语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97
第十章 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116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116
二、基于技术形态的外语教育技术研究内容分析	123

第十一章 外语教育技术学方法论探索·····	130
一、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方法论探索·····	130
二、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	137
第十二章 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专业建设及发展雏形·····	152
一、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学科发生背景概述·····	152
二、外语教育技术学产生的几个现实性标志因素·····	154
三、外语教育技术学专业发展雏形——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	170

第五部分 结束语

第十三章 主要研究成果·····	184
一、研究结论·····	184
二、本文研究的意义、突破和创新·····	186
第十四章 问题与展望·····	190
一、问题及不足·····	190
二、前景展望·····	191
参考文献·····	193

第一部分 研究概述

第一部分交代整本书的概貌，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介绍本书的核心概念、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意义、研究基础与条件、研究的问题。第二章说明本书的理论背景、研究方法、结构以及主要观点。

第一章 导 论

本章为读者提供本书的导论，共分为五节。第一节界定本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第二节说明开展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第三节介绍研究动机与意义；第四节阐述研究的基础与条件；第五节分析了本书的研究问题。

一、相关概念界定

由于本书题目牵扯范围比较广，有些概念比较大，比如教育、范式、技术等，因此有必要提前对其进行必要的解析和界定说明，否则，就会显得太笼统。当然也不可能界定得太细致，因为很多概念本来就很模糊。总之，希望能达到不影响主旨理解的效果。

1. 教学

“教学”一词包括两个并列概念：“教”和“学”。“教”是教授，传授、指导等意；“学”，是效仿、模仿之意。和表达训练、操练之意的“习”字搭配，如“学而时习之”，学就演变成了“学习”一词。“教授”和“学习”原本是两个对立的观念，但在现代中文里经常被简写为“教学”二字，常常成为替代“教”的专有词汇，比如“教学法”“教学计划”“教学目标”等等。而在中国教育界很少见到关于“学习法”“学习计划”等的专有概念。当然，近年来情况逐渐改变，如“学习理论”等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为了不影响后面行文中对教学一词两个含义的准确理解，本书此处特别强调一下。

教学活动是人类实践中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社会活动之一。从哲学上讲，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学”就是一定时间、地点、场景下的传授经验的活动，即是指“教”者指导“学”者进行学习的活动，泛指所有这类知识传授的过程和性质。狭义的“教学”是指在学校中传授经验的活动。即在学校教育活动中，以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和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为基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活动，这是特指的有关固定模式的一种知识传授形式（夏征农、陈至立，2010）。本书所指的教学涵义自然是指后

者,是基于学校组织的大学外语课程的教与学的组织活动。但是,由于教学论的含义较宽泛,为了准确表达自己的行文所指,本书的“教学”一词,界定为“教授与学习外语”的实际互动过程。它和一般情况下对教学一词的应用相同,是纯本体论意义上的教学过程,不是教学论。换句话说,不包括教学过程之外的其他衍生概念,比如教学理论、教学设计、教学策略或教学评价等,以区别于外语教学论的复杂内涵。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行文中多数时候需要特别地突出教学研究的本体论特点,虽然关于教学本体论,和教学一样,至今也还是个没有剥清楚的“洋葱”。同时,这也是为了和本书主旨——教育技术和教学过程结合的主干内容保持一致。

2. 教育

什么是教育呢?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坦率地认为自己“也没有能力做出科学的界定”,但他认为,“其实教育是动态的活动,不论是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都是教育。教育的定义,作为最抽象的概念,应该涵盖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顾明远,2003)。宽泛地讲,一切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都可以归为教育活动。但通常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是狭义的教育界定,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期望受教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现代汉语词典,2005)。教育的内涵非常宏大,教学只是教育所涵盖的众多内容之一,是针对特定项目的教育实践活动。本书题目所用“外语教育”,为何不是外语“教学”技术,是有意区别于教学一词的。这不仅是因为,外语教育体现着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背景,还因为外语“教育技术”还体现着对“教育技术学”的学科性继承,即为了让外语教育技术这一概念和教育技术保持学科归属的一致,因为外语教育技术毕竟也是脱胎于教育技术的。从后面的分析也许可以看出,“教育技术”更能显示出一门学科的基本属性和特征,这也是本书在学科关联上力图达到的论证目标之一。

另外,“外语教学”概念,从本书涉及范围上,主要指代高校外语教学,包括专业外语教学和公共外语教学,也叫大学英语教学或大学外语教学。当然,在有些时候逻辑上不排除对外汉语教学也是外语教学的一种。从教学内容上,主要指外语基础阶段基本语言技能的教学,即针对语言基本模块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能力的教学。换言之,是指语言技能课的教学。也可以叫做语言教学,由于行文习惯,本书还是通用“外语教学”一词。但是,不包括外语课程体系中的专业课程,比如专业英语、学术英语、特殊英语等课程。

界定的范围标准，是学习语言本体知识和技能，而不是通过语言学习其他知识。比如学习外语句子、语法、词汇。

3. 技术

技术是个很复杂的概念。技术到底是什么，不同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不同的解释。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技术，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技术不仅是具象的物质设备、生产工具，还包括使用工具进行生产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如生产技术、组织技术、精神技术等（许良，2004）。它具有目的性、社会性、多元性等特点。关于技术哲学对教育的意义我们将在第二章专门探讨。这里先强调本书所指的技术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基于实质意义上的“生产技术”，在进行外语教育技术范式的考察过程中，技术是一个理念，是一种意识，是研究共同体共同遵守的一条规范，更是一种指导思想，甚至是“人性的固有成分”（Karl Mitcham, 1980）。在教学这门复杂的艺术行为中，没有一定的自觉行为的技术意识，而只靠有限的技术手法如网络技术、多媒体、数据库等还远远不够。否则，只能是为教学研究提供生硬的所谓手段，而成不了一门有机的课程或学科。

技术与教育在学科层面的整合结果，产生了“教育技术学”——或者叫“教育信息技术学”名称，所指更具体一些。教育技术学是把应用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来优化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在我国，教育技术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名称还在变化中，它已经是所有学科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方法论。

外语教学首先运用教育技术作指导。外语教学中的教育技术，既包括具体的信息技术手段，也包括无形的教学方式、方法和理念，具有多层次性。外语教学过程的技术实体，与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经过教育学理念的有机整合，形成具有自己学科特点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体系。这是我国新时期以来一个独特的学科教学现象，按照现在基于媒体实践的描述，可以叫做“外语电化教学”，或者“外语教育技术”。它涵盖了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多媒体外语教学、网络外语教学、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等具体研究方向或领域。

4. 学科

学科一词源于希腊文的 didasko（教）和拉丁文 disco（学），与学习有关。在 14 世纪时指医学、法律和神学等各门知识，也指寺院的规矩、军队和学校的训练方法，具有多重含义。在英语里称之为 discipline，包含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多种含义

(罗云, 2004)。《辞海》的解释是“学术的分类, 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 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学等”(夏征农、陈至立, 2010)。《汉语大词典》把学科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经济学等, 或指学校教学的科目, 如语言、数学、物理、生物等”(罗竹风, 2007)。《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高等学校的一个系里, 根据科学分工或生产部门的分工把学业分成的门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2005)”。

学科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划分出来的知识集合, 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作为学术上的分类, 既可以指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学科, 又可以指以具体的院系建制为依托的学科。学科的划分遵循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 学科及其分支是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李化树, 2006)。学科与专业是相对的两个概念。按照社会对不同领域和岗位人才的需要来专门设置的具体学科就是专业。学科是抽象的知识体系建设, 专业是知识的具体应用。学科建设追求的是知识体系的完整, 是“求真”的过程。专业建设强调的是在现实的社会需求中合理地发展教育事业, 是“谋生”的过程。专业以学科为依托, 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基地(李子运, 2007)。

本书题目所指的“学科发展”就是指的“以知识系统为基础的学科”, 抽象的知识体系建设主要是指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构成学科要素, 比如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和内容等知识体系的建构。然而, 任何学科的构建都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发展和总结出来, 而不是凭空假设出来的, 所以, 虽然本书的主题宗旨是梳理和搭建学科的知识体系, 但是却不能不提到作为学科产生基础的外语教育技术学发展实践, 以免缺乏足够的论述依据和逻辑支撑。因此, 本书的后半部分, 在“学科构建”的最后, 力争尽力完成对外语教育技术学实践发展的挖掘和整理。

另外, 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外语教学法由于其强烈的文化特征、人文特征和心理认知特征等, 更是如此。比如, 对外语教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技术范式的考察, 就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究竟什么是范式? 什么是技术范式? 外语教学的技术范式有哪些体现和分类? 我们将继续专门讨论。

5. 范式

范式一词, 中文自古有之。“范”: 模子、模型之意, 故有“模范、典范”, 又引申有“范围”之意, 如“范畴”。“式”: 物体的样子, 故有“样式、格

式”，又引申有“程式、仪式”。“范”与“式”放在一起——“范式”，就有“榜样、规范、法则、范围”等意。如，“崔、班、张、蔡，摺摭(junzhi，采集)经史，华实布濩(huo)，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式的英文单词 paradigm，从词源学上的解释，是“排列、展示”(exhibiting side by side)的意思，是动词。早期的牛津词典把它解释为“词汇变化形式和列表”(OALDCE, 1984)。可见，虽然这一词汇和中文的范式自古就有意义重叠，但还没有成为今日流行的这样一个哲学概念。

20 世纪 50 年代末，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学者库恩(T. S. Kuhn)在《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 1959)一书中，首次使用范式一词(桑元峰, 2008)。为了对科学史的转换模式提出新的解释方法，库恩把 paradigm 作为专门术语应用到自己的哲学话语体系当中。1962 年在他出版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Kuhn, 1962)一书后，paradigm 开始备受关注，并逐渐变成科学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其实，库恩只是借用了这一语言学上的概念，最初他自己也没完全界定清楚范式概念的具体含义。1974 年，在库恩后来写的《再论范式》(欧力同, 1984)一文中，他才明确地阐释范式的内涵：范式一词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community of science)这个词。他解释说，范式可以表示两种含义，“一是用来指代为某一特定学科成员所共享的信条信念、价值观念、方式方法等体系。二是用以指代上述体系中的任意一部分，或曰具体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作为具体范例，可以替代明确的规则，以解决自然科学中现存的各种问题”（杨永林, 1999）。换言之，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东西，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高觉敷, 1995）。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共同体。因此，可以将库恩提到的范式理解为“科学共同体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来研究同一领域的特定问题”（崔允漷, 1996）。范式不是理论，它代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和解题方法，但它对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库恩又认为，范式不仅包括理论本身，还涉及科学家的心理特征和信念以及科学团体的社会地位和结构，以及科研活动的方式和工具等。这样一来，科学就不仅是一个逻辑范畴，而是一个复合结构的“逻辑—心理—社会—历史范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他认为，在任何一门科学范式成立之前都要经过各种流派和认识的冲突和竞争，这一阶段没有权威的理论出现，所以叫做前范式(科学)阶段。一旦范式形成，进入常规发展阶段，理论趋于

稳定,就会促进科学发展。随着新的反常现象的出现和集中增多,原有范式又会陷入危机,意味着新的科学革命的到来。通过竞争,最新的范式又会取代既有范式,新的科学共同体再次取代旧的科学共同体。这就是科学的革命,在旧范式之间不断交替,轮换发展。然而由于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心理差异和信仰不同,科学家评估理论的价值标准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新旧范式之间的交替是无规律可循的,具有任意性和随意性,因此新旧范式之间就存在所谓“不可通约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从定义上来考察,所谓的范式并没有超出人类思维的特殊视角,它只是人们用以审视和评价一个科学体系是否发生变化时所共同采用的思维方式、观察角度和评价标准而已。范式兼有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特征,但是终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既没有具体标准,也不是具体理论。为了澄清外界对范式概念的分歧,库恩后来设计了包含四项指标的“学科鉴定表”作为范式的“科学基质”来支撑原有的“范式”概念,此表的四种参数内容是:符号概括(symbolic generalizations)、模式(models,或者叫形而上学范式)、价值(values)、样板(exemplars或范例)(金吾伦,胡新和译,2003)。上述四种参数指标的给出,就给后人判断新学科的产生或旧有范式的消亡,提供了到底是“转换”还是“革命”更替的参照系。

库恩的研究旨在通过借用范式概念来阐明:“在科学从前科学进入常规科学时期,由于出现了无法用常规科学范式解释的新观念,致使常规科学范式经常与新观念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世界,这样,为了解释新观念,另一种新科学理论得以建构,从而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诞生”(胡秀威,2003)。本研究的主题,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面对新的观念和新的现象与既有教学规则之间的矛盾,必须寻找出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构建一种新的理论观,来解释矛盾、解决问题、指导实践。这就是我们将要探索外语教育技术学学科构建的主要目的。

6. 外语教育技术学

外语教育技术是为了促进外语学习,对外语教学过程和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外语教育技术并不是外语教育技术学。外语教育技术是外语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外语教育技术学是研究外语教育技术的学问。具体地讲:外语教育技术学是由关于外语教育技术的一系列概念、原理和方法等构成的,能反映外语教育技术内在规律并且具有严密逻辑性的一门新兴学科知识体系。外语教育技术学是在语言学、教育学、信息技术和系统方法等共同作用下,通过大量外语教学技术

实践而产生的。它以学科发展理论为指导,研究外语教育技术的理论和实践,是一种教育性质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又是一种应用语言学性质的综合应用学科。

外语教育技术学是众多学科综合发展的产物,哲学、教育学理论、学习理论、心理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系统理论、人本主义和生态学等理论是其学科理论基础,计算机、网络、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则是其重要方法论成分和组成要素。外语教育技术中对外语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与实践,是外语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外语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成就证明,它是一门较成熟的教学方法论,外语教育技术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方法论,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具有一门学科的雏形。

二、研究背景

1. 信息技术的现状

无论你喜不喜欢,想与不想,你都离不开技术。技术犹如空气,无处不在,无时不需,也无孔不入,这是时代发展使然。自从基于计算机的信息技术产生的那一刻起,人类便进入了一个信息技术时代。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量变促成质变”这一哲学命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验证。技术的进步使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科学、艺术、生产等领域,每天都在发生着神奇的演变。许多当今习以为常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学习方式,在不久前的过去还都常常被当作神话或奇迹。人类在各领域想象力的极限不断被突破,人们也需要对自身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即哲学观、价值观等进行不断超越。教育学领域,也因为计算机通讯等信息技术的实现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变数。这自然包括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各学科教育、教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年轻一代大学生,对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早已习以为常。便捷化、智能化电子设备更是他们每日浸淫其中、须臾不愿分离的娱乐、交际或者学习工具。其生活、交往、学习、娱乐的方式,甚至其语言、行为、思想、性格等都被网络文化深刻地影响或塑造。虽然技术有其价值二重性,但是,总起来看,信息技术还是朝着“正向”价值,即有利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不仅仅是用之于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被教育的课程对象之一。如今,从中小学开始就已经进行信息化技能的培养,新生代大学生在入校后的信息技术素养,无论是从信息观

念、信息知识还是从信息能力等方面,都基本能够与高校信息化外语教学的要求相对接。面对这样一代教学对象群体,大学外语教学,包括外语教师、教材、教法各要素,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要么去适应,要么被淘汰。中国外语教学,从整体上来说,要提高自身的发展效率,也必须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顺应技术发展的形势。首先必须从转变教学观念、改变教学方式入手。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更新教学范式,即从原来“课本、黑板、粉笔加教师独白”式的教学方式转变到网络化、信息化的技术范式上来。技术范式的转变,不仅仅是教学手段、设备和能力的更新替换,而是一种意识、文化和思维方式上的全面适应。这是改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的前提,是新时期大学外语教师 and 外语教学研究必须做出的选择。

2. 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外语教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多年的理论引进、吸收和创新,产生了较好的实践效果。外语教学的理论流派,从结构主义到建构主义、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从一元范式到复合范式等,其体系选择和发展也逐步成熟、日臻完善。但是,通过对历年外语教学理论代表性研究成果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外语教学论,虽然在不断繁荣各种理论学说的探索,但却忽略了对另外一种教学范式的关注,换言之,外语学术界在极力强调各种“主义”或“学说”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冷落了对外语教学“技术化”特点的研究,尤其是忽视了对“教育技术”的研究,至少是缺乏对教育技术理论的关注。这种忽视表现出一种把外语教学研究当成一门纯理论研究的倾向,使外语教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实践,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织的五彩迷雾中迷失了自我,反而模糊了其本体论研究的焦点,淡化了对以实践性为主要特征的外语教学本体研究。这种忽视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把正有待于形成“理论”框架的外语教育技术学研究排挤到一个尴尬的“技术工具”的境地。

无论如何,外语教学中越来越多地应用教育信息技术,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遍览各个外语教学专著,都没有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多数研究著作都只是把它作为其论著中的附加部分或者最后一个章节而一带而过,使一种宏大的教学实践仅仅沦为各种皇皇巨著的补缺或点缀。一种对技术表象的恐惧或偏见,使外语教育实践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技术化学科研究方法被异质化、边缘化。同时,教育技术学体系中的“学科教育技术”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致使外语教育技术学研究到底属于外语教学范畴还是教育技术学范畴,成为悬而不决的问题,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和答案。学科划分不明朗的后果是,不仅